



莫扎特

〔美〕玛西娅·达文波特 著 孙 强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K835.2157

1-2

2

莫扎特

〔美〕玛西娅·达文波特 著 孙 强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A717302

内 容 提 要

沃尔夫冈·阿·莫扎特(1756—1791)是世界乐坛上一颗不朽的明星。在古今中外的音乐大师中,莫扎特堪称是无与伦比的“音乐神童”。他三岁开始学钢琴和小提琴;六岁随父亲赴英、法、德等国旅行演出,一时轰动全欧;八岁就写出了第一部交响乐曲。在他三十五年短暂生涯中共写了六百多部音乐作品,对后世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莫扎特光辉一生的另一个方面却是:他经常陷入贫困交加、病魔缠身的悲惨境地中,受尽各种黑暗及敌对势力的欺凌和迫害。恋爱遭到失败,才能被埋没,家中连罹悲戚……但,他没有屈服,而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无比欢乐的音乐、明朗的曲调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赞美和对正义和爱情的讴歌。

在这本文学传记中,作者以引人入胜的情节将读者带入了莫扎特生活的年代,从而使读者对他坎坷的生涯、高尚的品德和他的音乐作品有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

莫 扎 特

[美]玛西娅·达文波特 著

孙 强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 1/8 插页4 字数240,000

一九八二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八二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3,200

统一书号: 11072·94

定 价: 1.13元

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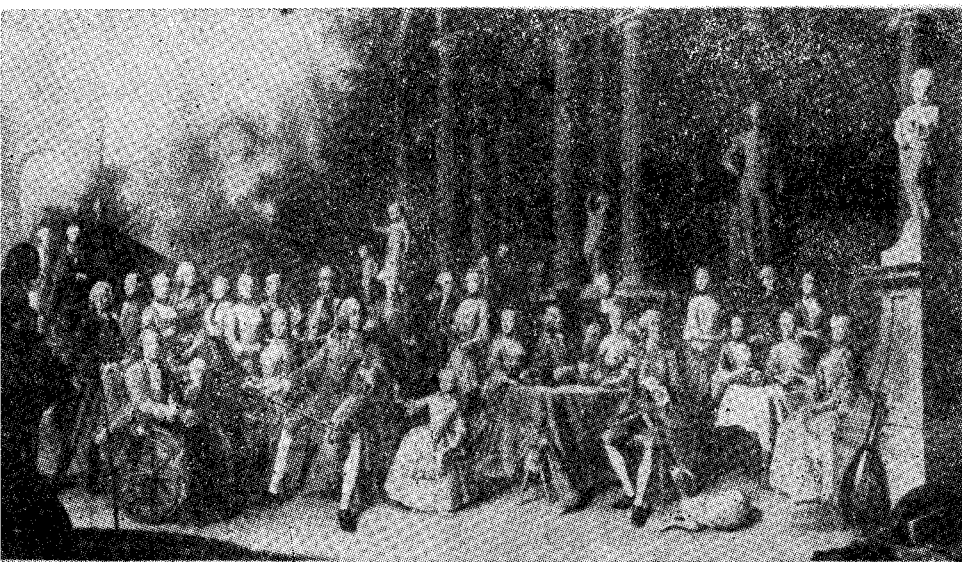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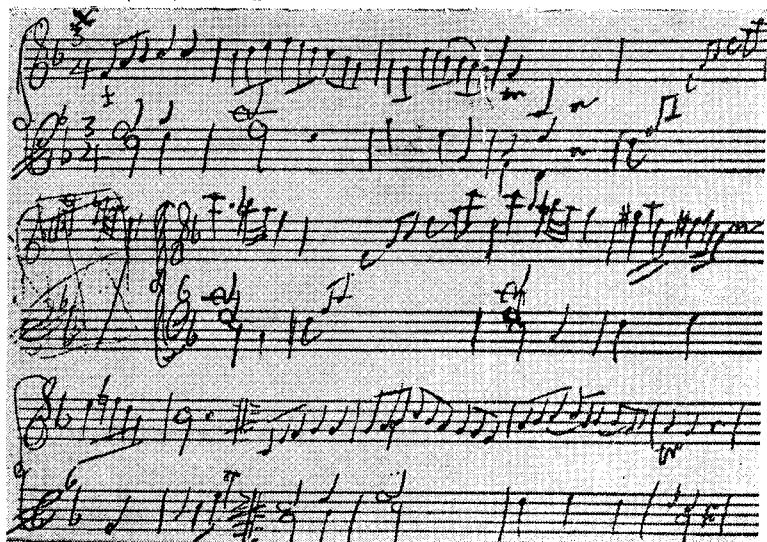
六岁时的莫扎特，身着皇后玛丽娅·特雷莎赐予的宫廷礼服。



利奥波德、沃尔夫冈（莫扎特）和南内尔（莫扎特的姐姐）。

沃尔夫冈和南内尔在慕尼黑演出的情景。





莫扎特的练习本中的一页。他八岁时在这本练习本上写下了他的第一部交响乐曲。



莫扎特全家于1780年：南内尔、沃尔夫冈、利奥波德。莫扎特的母亲已在巴黎故去，因此画中插入了一幅她的肖像。

新婚燕尔的康施坦
莎（莫扎特的妻子）。



莫扎特于1782——
1783年间。这幅未完
成的画像是他的连襟
约瑟夫·朗格所作。

目 录

第 一 部

一	1756—1762.....	3
二	1762—1763.....	17
三	1763—1766.....	30
四	1769—1771.....	43
五	1771—1777.....	58
六	1777—1778.....	69
七	1778.....	93
八	1778.....	110
九	1779—1782.....	129

第 二 部

十	1782—1783.....	157
十一	1783—1784.....	178
十二	1784—1785.....	196
十三	1786.....	214

十四	1786—1787·····	225
十五	1787·····	242
十六	1787·····	252
十七	1787—1789·····	274
十八	1789—1790·····	291
十九	1791·····	313
二十	·····	347

〔附录一〕 关于康施坦莎及其两个儿子

〔附录二〕 莫扎特年表

第一部

“……一抹柔和的光辉
比寻常太阳倾泻在寻常
大地上的明光更加明媚

而到处充溢着神奇的音响
织成令人忘却一切的乐曲……”

——雪莱《生命的凯歌》

— 1756——1762

一七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他在隆冬的严寒中诞生于萨尔茨堡。在这漫长的一整天里，安娜·玛丽亚在痛苦折磨中不断呻吟，她那心焦如焚的丈夫和虔诚但笨手笨脚的邻居们在一旁守护着。将近黄昏时，呻吟声渐渐地变成了凄厉的号叫。晚上八点钟，一个羸弱的婴儿在经过一番危险之后降生了。第二天清早，他被包在羊毛里，在大雪中送到了多姆普莱茨山上的巴洛克教堂。凛冽的寒风象利刃一般从近旁的巉岩突兀的峰峦之间呼啸而下，猛扑到教堂门口，给那些横眉怒目的圣徒雕像裹上了白色的长袍。教堂内，高高耸立的方柱使跪在地上的几个教徒显得低矮渺小了。他们挨着冰凉的大理石地面，冷得直打寒战，只好紧紧裹住身上粗糙的绿色斗篷，不时朝冻得发红的手指上呵气，挪一挪包得严严实实的双脚，然后又专心致志地祷告起来。他们对于座位左后角落里正在进行的洗礼仪式毫不在意，那是镇上常有的事了。在那个角落里，高高的铁制洗礼盘敞着盖子，里面灌满了冰凉刺骨的圣水。仪式很快就做完了，镇上的牧师利奥波德·兰普雷希特给这个羸弱的婴儿赐名约翰内斯·克里索斯托马斯·沃尔夫冈格斯·特奥菲勒斯。特奥菲勒斯译成德语是戈特利布，在去意大利旅行一趟后又变成了意大利语中的阿梅丢斯。由此便产生了“沃尔夫冈·

阿梅德·莫扎特”这个署名。

父亲后来又给孩子加上了“西吉斯蒙德斯”作为受礼教名，但一直没有用过。至于选择这个名字是否出于对于他们家的恩人、大主教西吉斯蒙德的敬意，史料未见记载。西吉斯蒙德是萨尔茨堡大主教辖区大权在握的红衣主教，一个在偶然情况下踏入宗教界的贵族。他那双貌似圣洁、实则贪婪的手里掌握着许多人的命运，其中就有沃尔夫冈的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一个颇有才华的小提琴家和作曲家。利奥波德是到萨尔茨堡寻找出路来的，为此他背离了自己的家乡奥茨堡和那里的亲人。他的双亲都是敦厚朴实的装订工人，这一点他一出来就讳莫如深了。父母在1719年生了他，除此之外他就尽可能避而不谈。在萨尔茨堡定居十年之后，1747年时，他以宫廷作曲家和宫廷乐队副指挥的身分和宫廷里一位非教职官员的女儿安娜·玛丽亚结了婚。他有一笔固定收入，不过还稍嫌拮据。他追求了她很长时间，而且非常忠实，这才赢得了她的芳心，对此他不无得意地说：“好事多磨呀！”。安娜性情温柔、开朗，又有着真正的萨尔茨堡人天生的诙谐感，但她一无所长。她传给了儿子沃尔夫冈乐观、喜欢幽默的性格和宽厚质朴的品质。这种品质使他不以自己的天才而自负，既显得风度翩翩，又礼貌和善地待人。她是个笃信天主教的贤妻，绝对信任利奥波德，对他的打算和固执的看法从不提出疑问，总是言听计从。她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忙家务事和照看七年中接连降生的七个孩子。七个中夭折了五个，只剩下一七五一年七月三十日生的玛丽安妮（南内尔）和最小的沃尔夫冈（沃尔费尔）。他刚一降生就到教堂去的那一趟居然没有使他丧命，这可令人惊奇。人们都说利奥波德和安娜·玛丽亚是萨尔茨堡最漂亮的一对夫

妻，他们的孩子也很可能继承父母的好容貌。但沃尔夫冈由于幼年就聪明绝顶，弄得长才不长貌，小时还挺水灵，长大后反而相貌平庸了。

他们住在格特赖德巷的一栋房子里（现在是莫扎特博物馆）。这是一栋五层楼的分租公寓，外表刷成米黄色。它象所有的欧洲城镇住宅一样，建成方形，中间是一片空地。从公寓走不远就到了宫廷教堂，利奥波德天天都去那里上班。街上一座古老的牌楼通向洛赫尔广场。这广场正对着他们家的那栋楼，广场中间照例有一口井，供给周围的居民用水。家庭主妇们都到这里来洗衣服、聊天。这栋房子的主人是洛伦茨·哈格诺尔，一个心地善良的中产阶级商人。他自己也住在这栋房子里，和四楼上的房客关系最为融洽。来访的客人经过楼下光线暗淡的前厅，爬上三层昏暗但打扫得很干净的楼梯，敲开一扇沉重的门，就能看见妈妈微笑着站在前屋里。她身穿毛质长袍，戴着洁白的帽子，披着三角薄围巾，系着打了褶的围裙。互相问好，吻一下手，或者在双颊上亲热地吻两下，接着妈妈就领着客人走进正方形的客厅。客厅的天花板很低，有三扇正对着洛赫尔广场的窗户，窗台上都琳琅满目地摆着花草。笼子里的金丝雀对人们善意的引逗报以愉快的啼啭。妈妈忙着让坐，又在整洁的屋子里拾掇几下，叫特蕾莎赶快煮咖啡，然后把脑袋探进一扇门里喊道：“南内尔，沃尔费尔，过来。”玛丽安妮露了面，她拉着沃尔夫冈胖胖的小手走了过来。她是个文静的小姑娘，刚满八岁，身材纤细，脸上总带着严肃的表情。她有着莫扎特家族的特征：宽阔的前额，从容的蓝灰色大眼睛，漂亮的金发。她弟弟是个圆滚滚的小男孩，今年四岁。他眉眼长得酷似姐姐，脑袋出奇地大。他蹦蹦跳跳地跑到母亲

跟前，爬到她的大腿上，吻了她，在她的面颊上摩娑几下，爬下来，又窜到客人的大腿上，重复一遍刚才的动作，然后跳下来，一溜小跑回到南内尔身边。他们喧笑嘻闹着玩了起来，唱着歌，绕着屋子互相追逐，向顺便来访的父母的挚友们问好。客人们喝着咖啡，边品尝点心边听音乐，两个孩子则尽情地、天真自然地做着游戏。一个客人带来几首三重奏曲子，另一个又带来一首新作的四重奏。他们都能作曲，又都会演奏。在乐队当副指挥的爸爸干完一天的工作回来了，和他一起进来的是他最好的朋友、宫廷乐队的小号吹奏者安德烈·亚斯·沙赫特纳。孩子们一见到他就高兴地欢叫起来。

家里的气氛非常愉快，环境也很舒适。家具是上好的胡桃木做的，每个房间都有一块大瓷砖和瓷炉子；客厅里放着黑色键盘的钢琴。卧室在正中间，孩子们的矮轮小床放在父母的大床底下。最靠里的屋是爸爸的书房，书房里有一张写字台，沃尔费尔最初创作的几首乐曲就是在这张写字台上记下的。沃尔费尔还没学会写字母就已经会写音符了。从屋里出来，顺着用光溜溜的石块砌成的前厅下去，就是温暖的厨房，特蕾莎正在那里为小宝贝准备晚饭——烤阉鸡，这一向是他最喜欢吃的菜。家里养的狗眼红地盯着她碰过的每一小片食物。特蕾莎、金丝雀“先生”、那条狗和阉鸡都是日后当沃尔夫冈出门在外时寄回的家信中经常亲切地问到的。

客厅里，这个小娃娃在钢琴旁上课。早在南内尔七岁时，利奥波德就教她弹钢琴，当时不满三岁的沃尔费尔呆在一旁就是不愿离开。他总是坐在地板上玩积木或者饭勺，听到个别琴音时他会突然松开手中的玩具，站起来，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向钢琴蹭过去。他在一旁听得入了迷，父亲和姐姐也不理睬他，等

南内尔下了课，他就伸直了小手，试着轻轻地碰几下琴键。他那细小的手指找着了一个三度和音。哈！他格格格、咕咕咕地笑了起来，接着按照顺序碰了下两个琴键，又找到另一个三度和音！他欣喜若狂。手指继续移动，但找不到下一个低音阶。他同时按了两个琴键，弹出一个不谐和音。小家伙停住了手，喘着气，失望地大哭起来。第二天他居然能改正弹错的地方。一段时间以后，他试着一个音一个音地弹出他在南内尔弹琴时听来的调子。他四岁时，利奥波德半认真、半逗乐地也开始教他了。

学了一年以后，这娃娃迷上了音乐，别的什么都不大注意了。他一坐到钢琴旁就迫不及待地想学弹琴，坐多长时间他都乐意。他那柔软的金黄色头发散披在外衣领子上。这件外衣式样很滑稽，是站在一旁的利奥波德穿的那件的微型翻版。爸爸的一只手举在空中数着节拍，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插在贴袋里。他的眼睛突出，目光冷淡；曲线分明的上嘴唇和厚实的下嘴唇显示出他丰富的感情，但坚强的下巴又表现了他时刻能够抑制这种感情。下颚轮廓分明，在嘴巴下面一条坚定的横线下面向外突出，十分引人注目。下颚中间有一道很深的纹，这个特征在沃尔夫冈脸上成了一个笑窝，因为他继承了父亲宽阔的脸盘，而没有继承他脸上那严厉的痕迹表现出的冷酷的性格。利奥波德戴着假发套，穿着礼服，显得很倨傲——他出身于工匠家庭这一点对他目前在宫廷里的职位毫无影响。在沃尔夫冈看来，他的态度和声调都十分和蔼，然而他那自高自大的武断架式却是显而易见的。他轻轻地把孩子胖胖的右手从键盘上拿开，说道：“先得学会非常熟练地单手弹奏，然后再两只手一起弹。瞧——单手——”

孩子小小的身躯挺得笔直，圆圆的眼睛（后来由于体弱多病和过度劳累而向前凸出）紧盯着爸爸用工整的字体写下的练习曲谱。这孩子柔软、短胖的手指还没有往面包上涂黄油的劲儿呢，居然能把简单键盘掌握得如此熟练，而且弹得准确自如，这使客人惊叹不已。看着这孩子那副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的聚精会神的表情还有他那甘心乐意苦练的样子，再看看他爸爸脸上流露出来的惊喜交集的感情，客人们都明显地感觉到：与其说他们是在上课，莫如说是在检查昨天下课以后上帝又搞出了什么奇迹。因为利奥波德已经确信这孩子的天才是上帝降福的标志，他要按神赐之物来接收和引导。对于这日益明显的迹象，孩子的父亲先是感谢上天，然后继续加以诱导。沃尔费尔听什么都是一遍就记住了。他的学习时间无比珍贵，每分钟都等于普通人学习的几个星期；他似乎学什么都是未授先知的——他的音乐天资得天独厚，说不定真是无师自通呢。

课教完了，沃尔夫冈在半小时学会了一首小步舞曲，弹得非常熟练，速度也掌握得十分准确。于是利奥波德让他跳下凳子跑去玩儿。听了这话，孩子并没有立刻快活得大叫，也没有马上蹦下去享受自由。他坐着不动，硬要试着弹二重奏，求他姐姐和他一起弹。利奥波德说：“南内尔今天的课已经完了，你也一样！——去吧！”但先得拥抱一下，这种爱的表示在这两父子间是少不了的。然后沃尔费尔就抓起爸爸的手杖，夹在胯下骑着，一眨眼之间又回复了他那天真的娃娃样，骑着他的这匹柳条马在几个屋子里神气活现地跑来跑去，嘴里还唱着歌（节拍当然是绝对准确的）。无论什么游戏，要是哼不上调子来伴奏，他就一点都不想玩了。爸爸的朋友们一进门就得和他一起玩儿。大家排成队把玩具拿到另一间屋子里去，谁要是